



还比如近人张大千，可谓“血战古人”，他仿石涛、八大山人的精品，甚至连一些久负盛名的鉴定大家都难以决断。

有的是拼贴改造：将“真款”拼接在假画上，通过装裱使尺幅变大；或通过拼凑、拆配、补全之法，迷惑那些专业不对等的收藏者以牟取暴利，拼拼凑凑，一幅真迹可卖出两幅甚至几幅价格。

有的是“讲故事”：搭配虚假的名家题跋或著录、文字记载，以跌宕离奇的叙事佐证此画来路正宗。

有的是做旧：通过染色、烟熏、虫蛀、水渍等假象，使画作形同老旧的古画，使人错以为真迹。

还有就是高科技辅助手段：利用高清印刷、微喷等技术制作底稿，再人工润色，或以化学试剂腐蚀材质。使收藏者难以辨别，信以为真。

曾主持上海工美拍卖公司的书画家廉亮，对于中国书画收藏也颇有研究。他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绘画仿制并不难。只要有美术功底的人，经过一定的训练，就有描摹前人书画的能力。“以前有人几万甚至十几万元去购买古代留下来的宣纸，派什么用场，大家心知肚明。”

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（1914—1963）在其著作《怎样鉴定书画》中指出，书画作假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：一类是完全做假，其中又包括照摹、拼凑、摹拟大意、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；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，用改款、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。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，作品也本是真迹，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。

张珩在书中举了不少例子。例如，解放前上海有个作伪集团，他们的把戏之一是拼凑，从几件作品中各取

一部，组织成章，乍看起来各部分好像都有来历，但合在一起往往并不谐调。在《金匱藏画》中印出一幅“巨然”山水画，上题“巨然画溪山兰若”，并署名一个“黻”字，表示是米黻鉴定的巨然真迹。实际上这一行字多数是从米书《苕溪诗》中集出来的，画也同是摹仿巨然的形式，这是拼凑的例子之一。

书画伪作中情况比较复杂的是“代笔”。张珩在书中表示，有的画家找人代笔是为了赶时间多出作品，自己画了一部分，学生添补另一部分，可以说是真假参半。有的是学生作画，自己题款，像金冬心的画有不少是罗两峰画的。有的由于求画者有特殊要求，如本人只能画小幅，而别人非要求他画大幅；或本人只能画山水，而别人非要求他加人物，只好请人代笔。有的本人虽非画家而有画家之名，竟找人代笔。写字也有近似的情况，管道昇的书札就有经赵孟頫捉刀的。有的画家代笔者不止一人，以致传世的作品个人风格不一致，像董其昌就有这类情况。

还有的仿作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原作。比如新中国成立后，有关单位曾组织一批老先生去临摹传承下来的古代书画。

2008年，曾是荣宝斋副总经理的米景扬（1936—2023）在接受上海首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采访时提到：“故宫博物院不愿意把原作永远展览，如果有一个可靠的摹本的话，它可以代替原作进行展览，这样对原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。”

据悉，当时北京荣宝斋派冯忠莲去临摹《清明上河

